

總報告專家劉啓瑞

落寞之中識此知交

我和劉啓瑞第一次見面，是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五月中旬。

這一年二月，我奉命調往後方工作，三月八日，離開日本軍閥已經竊據了七個月的故都北平，由天津南下。爲了減少中途麻煩，搭乘直駛香港的輪船。三月中旬，抵達長沙。長沙辦事處主任傅勝籃告訴我：「現在武昌成立了一個新機構，已經決定由你担任軍事股股長。這個新機構非常重要，你必須趕緊去武昌報到，不要在長沙多逗留，以免耽誤時間。」

因此，我在長沙祇住了一天。在街上遇見林臥薪兄，他的部隊駐在岳麓山，要我多留一天，一遊此長沙名勝。抗戰時間，工作重要，不比平時，不敢耽誤，沒有答應臥薪兄的邀請，匆忙搭乘粵漢車北上。到長沙而不遊岳麓山，以後再無機會，成爲一大憾事。

到達武昌，才知道新機構叫「隨節辦事處」，專爲迅速處理情報，隨時呈報委員長 蔣公而設置的。

辦公地址就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舊址，是武昌最大的一座辦公大廈。隨節辦事處機構緊湊，主任由剛從德國回來的唐乃建（縱）擔任。主任下分軍事、政治、統計三股及一譯電室。

軍事股長已由唐主任的湖南同鄉擔任，忘其姓名。我留在軍事股，和汪政、倪中立（後任天津區區長，二十八年爲日本憲兵逮捕殺害）三人分看所有的軍事情報。因爲我剛從北平回來，分給我看有關華北：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莊、邢台、太原、臨汾、張家口、歸化城、濟南、青島等地敵後拍回來的電報，數量相當多，有時，一天多到一百件以上。

許多人處理情報，認爲不太重要，或不够完整的，爲減少麻煩，乾脆批以「存查」二字，扔在一邊，這一件情報就算處理了。我來自敵後，知道敵後的每一件情報得來不易，都是同志們冒着生命的危險，辛勤工作的成果，豈能以「存查」二字來扼殺？我珍惜每一件電報，預備了好些卷宗，分類、歸納、合併、或列表，務使不重要的變成可用的。不完整的，盡量予以補充，使其成爲比較完整的。總之，不輕易犧牲任何一件情報，與「存查」二字絕了緣。

本來每天處理將近一百件電報，單就核對校正電報錯字，已很吃力，再來用一番分類、歸納、合併、列表的功夫，一天工作上十二小時，仍然感覺時間不够，有時當天的電報處理不完，必須延長工作時間，弄得筋疲力竭。

凡是呈報 委員長 蔣公的情報，爲避免有錯誤，按規定，必須經過統計股長何芝園校核一次。因爲

何股長對於校對，非常細心。經我處理的情報，每天至少有六七件，多則十幾件，需要呈報。委員長。我幹外勤多年，不經常弄筆桿，不習慣舞文弄墨，粗心大意，把「綱領」寫成「網領」，而把「防空網」却寫成「防空綱」。諸如此類的錯誤，何股長並沒有告訴我。他改正錯誤以後，却加上一張小簽條，上寫「呈唐先生」也就是向唐縱先生告了一狀。一個月下來，呈了十五次唐先生，也就是說我錯誤了十五次。結果，得到書面「警告一次」。

我從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參加了抗日情報工作，六年以來，多半時間是在有危險的地區工作，雖沒有受過獎勵，也不會受過處罰，這次吃警告，還是第一次呢！我心裏十分難過，對待一個剛從敵區回來的同志，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，不但沒有絲毫安慰，反而要警告一次。這類打官腔的作風，那裏是革命團體？完全是衙門。

一個月錯誤十五次，呈過十五次唐先生，那就是說我不能勝任這項工作。況且我已筋疲力竭，很難再支持下去，何必再幹呢？於是請了病假，決心不再幹這種出力不討好，還要吃警告的工作。

就在我請了病假的這一天，劉啓瑞先生從漢口過江，來到武昌，我們見面，通過姓名以後，他好像很知道我這個人似的，很親切地說：「大員！大員！」

「見過戴笠先生沒有？」劉先生又問。

「沒有。」我說：「我一到武昌就開始工作，一天工作十二小時，工作還是做不完，甚麼也顧不得。」

況且沒有去看戴先生的必要，他是不是知道我已回到武昌，恐怕還是問題。」

「他應當見你的，我去報告他。」

劉先生給了我一個革命同志應該得到的溫暖，回到武昌快兩個月了，才遇到一位關懷我的人，他知道我還是一個不應忽視的幹部。心裏的難過，減輕不少。第三天接到通知，戴先生約我到漢口巴黎街八號談話。很顯然，一定是劉啓瑞先生向他報告，才知道我回到武昌。

劉啓瑞並不管人事，他却注意到，戴笠先生不應該冷落了一個從敵後回來的同志。我才知道，戴先生身邊還有一位爲他着想的劉啓瑞，並不全是藉他來作威作福，打官腔的角色。不禁爲戴先生慶幸，也爲軍統局慶幸。

打毛澤東一個耳光

劉啓瑞安徽貴池縣人。貴池在長江南岸，省會安慶的東南，是魚米之鄉。貴池的山水秀麗，南門外有齊山，宋岳武穆曾駐軍於此，以抵抗金兵。東南的九華山有明王陽明讀書處，是佛教勝地。

劉姓係貴池望族，人才鼎盛。劉啓瑞出生於民國前十二年（一九〇〇）庚子，比戴笠（雨農）先生小三歲。祖父劉人偉拔貢，父親劉汝熙舉人，都有詩文集行世，所以，劉啓瑞家學淵源，國學根柢很不差。他十三歲讀完四書，和若干篇古文，涉獵五經，已經能够做很好的文章。也能寫幾首詩。

劉啓瑞原肄業於安徽省立第七師範，因為遷校問題，發生風潮，他是首要分子之一，而被開除。後來到安慶，投考省立第一師範的插班生，祇有三名名額，而報考者多達六十七人。國文老師許恪士很欣賞劉啓瑞做的文章，以第一名錄取。

劉啓瑞不僅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而且是國民黨前身，中華革命黨的黨員。第一師範教員金幼輔是中華革命黨的黨員，認為劉啓瑞品學兼優，富於革命性，於是介紹他參加了中華革命黨，開始革命活動，創辦民聲報和光明週刊，宣傳三民主義，鼓吹國民革命。這時候，劉啓瑞祇有十八九歲，已經奠定了一生為三民主義奮鬥的基礎。

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夏天，劉啓瑞畢業於第一師範，決定到北京升學，乘船東下。在浦口碼頭，憲兵檢查行李，查出他的中華革命黨的黨證，幾乎招來殺身之禍。因為他機警，才逃過一次大難。

劉啓瑞到達北平，先入私立民國大學的預科，民國大學為國民黨辦的學校。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。同時任邵飄萍主辦的「京報」編輯，正式踏入新聞界工作。

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為李大釗（守常），管理員為毛澤東。五四運動以後，學生們的氣燄很高，不可一世。就是頂有名的教授，也要讓他們三分。可是毛澤東這傢伙很不識相，非常傲慢，根本不把學生們放在眼裏，對學生們陰陽怪氣，很不客氣。有一天，劉啓瑞去借書，三言兩語不合，就衝突起來。劉啓瑞一時憤怒，氣他不過，伸出手，狠狠揍了毛澤東一個耳光，成了劉啓瑞一生最得意的傑作。

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，劉啓瑞北京大學畢業，經朋友介紹，到青島膠濟鐵路局工作，並從事國民黨的祕密活動。第二年和濰縣的高東平女士結婚。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七月，蔣總司令統率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師北伐，劉啓瑞策動膠濟鐵路的員工和華新紗廠的工人，組織青島市政委員會，他被推選為主席，打算適時在青島起義，響應國民革命軍。

做了張宗昌的囚犯

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六月二日，國民革命軍第二路第十軍王天培克徐州，張宗昌退到韓莊，北伐軍的箭頭指向山東。劉啓瑞已經派人和王天培取得聯絡，一俟第十軍推進到山東，他們就在青島宣佈起義。沒有想到王天培會敗退，使徐州得而復失，六月十三日被正法。

北伐軍因寧漢分裂而停頓，給了張宗昌一個緩氣的機會。他接到密報，劉啓瑞計劃在青島起義，響應北伐，非常驚懼，親率大軍到青島圍捕。劉啓瑞聽到大軍湧向青島，以為是王天培的軍隊前進了，非常高興，正準備起義，來的却是張宗昌。在青島車站槍殺了四位同志，就地正法，以示鎮壓。劉啓瑞等八人被逮捕，囚車械送濟南，下督署的土牢。

張宗昌的土牢，穢濁瀉濕，不見天日。劉啓瑞的身體自幼羸弱多病，在濟南經過幾度非刑拷打，死去活來，奄奄一息，不成人形。腿部筋骨被打傷，經過土牢三個月潮濕，致成殘疾，終身不良於行。劉啓瑞

認定必死無疑，絕不會活着走出張宗昌的土牢，咬緊牙關，忍受極度痛苦，絕不牽連一人。

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，真會有逢凶化吉的奇跡出現。張作霖元帥府的外交次長吳晉，係北京大學畢業，雖和劉啓瑞是同學。但劉啓瑞根本不認識他，他却伸出援手，硬把劉啓瑞從死神手裏奪回來。

吳晉得悉劉啓瑞被張宗昌關入濟南土牢，就要殺頭，趕緊請求張學良用大元帥的名義急電濟南，要張宗昌將劉啓瑞即刻解送北京，張宗昌不敢怠慢。劉啓瑞解送北平，得以不死，豈非奇蹟？

吳晉帶領劉啓瑞去見張學良，張對劉啓瑞說：「現在把你從濟南救出來，你得辦理自首手續呀！」

「我本來無罪。」劉啓瑞很沉着地說：「你教我自首甚麼？」

「赤化，共產黨。」

「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」劉啓瑞很坦然地說：「絕對不是共產黨，不知道甚麼是赤化。如果以赤化為罪，我死也不會瞑目。」

「你是文人，又是新聞記者，很會做文章。」張學良不再堅持劉啓瑞赤化，要他辦理自首。對他說道：「那麼你可以到天津去，擔任我的東方時報編輯，不能辭，也不准你辭。」

張學良救了劉啓瑞的命，現在給他工作，又是他最喜歡的工作，於情於理，他都不能拒絕。何況吳晉在旁打邊鼓，一再慫恿他答應下來。說實在話，如果他不答應，教吳晉怎樣下台？所以劉啓瑞很爽快地答應下來，到天津，走馬上任，做了東方時報的總編輯。不過，他到報館以後，發覺有人在監視他，並沒有

真正自由。

這個東方時報的總編輯，可把劉啓瑞害慘了。因為每天夜裏三四點鐘，北京方面總會給他電話，要他撰寫醜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社論。他對張學良已經說明，他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怎麼能撰咒罵國民黨的文章呢？祇好撰寫幾篇闢揚孔孟學說的文章，敷衍塞責。但是這樣牛頭不對馬嘴，敷衍一時，勉強可以，無法維持長久。所以，如坐針氈，寢食難安。

有一天，劉啓瑞看見監視他的那個傢伙不見了，不敢怠慢，趕緊逃出樊籠。他身上帶着三十元現洋，足夠路費。看見利生輪當天晚上開往上海的牌子，匆匆忙忙，乘車趕往塘沽，登上利生輪。船上人滿，已找不到合式的位置，祇好在鍋爐旁邊找到一席之地坐下來。不久開船，以為從此可以脫離虎口了，鬆了一口氣。沒有想到，輪船剛出大沽口，突然又折回塘沽。靠岸以後，許多士兵荷槍實彈，捧着天津戒嚴司令褚玉璞的大令，登上利生輪，氣勢汹汹，如臨大敵，細密搜查。

「你是東方時報的總編輯嗎？」搜查到鍋爐旁邊，一個帶隊軍官模樣的人，看見劉啓瑞坐在那裏，突然這樣詢問他。

「是的。」這時候劉啓瑞已經明白，利生輪折回塘沽，就是爲了捉拿他。人家既然一眼看到，就認出他來，想賴也賴不過去，所以，毫不遲疑，慨然承認。士兵們立刻動手，把他捆綁起來，押下船去。

劉啓瑞從天津解到北京，關到牢裏。關了一個多月，並沒有人審問他，吳晉也沒有來看他。這時候已

經是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六月，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，節節勝利。奉軍從北京撤退，張作霖的專車於六月四日經過皇姑屯，被日本關東軍預先埋置的炸彈炸死。北京一時成了無政府狀態，監牢也沒有人看管了。劉啓瑞跟隨着其他坐牢的人，大搖大擺走出牢門，沒有人攔阻，也不辦甚麼手續，真的自由了。

軍統局裏的劉姥姥

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冬，張溥泉（繼）先生送給劉啓瑞路費，得能離開北平，返回安徽省親。這些年的遭遇，在死亡線上掙扎，家人都在爲他提心吊膽，無論如何，應當回家一趟。路過安慶，安徽省黨部改組委員會的同志們都留他爲黨工作，安徽大學也聘他担任文學院的祕書。但是在安慶呆了不久，他就發覺安徽省黨務糾紛迭起，問題很多，他不願捲入糾紛旋渦，祇好離開安慶，到南京另謀工作。

初到南京，和李辛百、史柏園、李蘊初等創辦「老百姓報」，目的在宣揚三民主義，喚起民衆。但事與願違，限於環境，困難重重，不到三年，無法繼續，祇好停辦。另創大同新聞社，總社設南京，各地設分社，仍舊爲新聞工作而努力，這個通訊社蒸蒸日上，大有前途。

戴笠雨農先生正在羅致人才，開展工作，聽說劉啓瑞文章寫的好，風骨凜冽，革命性很強。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邀請他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，遂成爲戴先生身邊的一支筆。

軍統局最重要的一項文件，是每年一度的年終總報告。這項呈報 委員長的報告，必須文字簡潔醒目。

，敘事扼要清楚。一年的工作，看過總報告，可以一目了然，了解全盤。所以，每年的總報告，都由劉啓瑞執筆，再經戴先生仔細斟酌，一再修正，才能定稿。久而久之，年復一年，劉啓瑞就成了軍統局的總報告專家。我曾閱讀過歷年的總報告底冊，的確不同凡俗。

軍統局的同志們都叫劉啓瑞「劉姥姥」而不名，他也樂於以劉姥姥自居，不以爲忤。劉姥姥有一種和大家非常親近的意味，沒有官架子。也含有排難解紛，主張公道的雙重意義，不祇是年高德劭，好好先生而已。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我在重慶呆了十個月，和劉姥姥接觸的機會多了，才對劉姥姥的重要性，有了較深的認識。

劉姥姥的身體的確不好，經常生病。他家住鄉間繅絲廠的半山坡上，住的是一間非常簡陋的竹排塗泥巴的平房，安之若素。繅絲廠有許多軍統局的單位和事業，後來中美合作所和重慶訓練班也設在鄉下，就更形重要了。劉姥姥曾任繅絲廠辦事處主任，重慶訓練班副主任，大權在握，有許多便利。但他沒有利用這個機會，把他的那間陋室加以修繕，他的操守，可見一斑。

有幾次戴笠先生知道劉啓瑞病了，寫了一封親筆慰問信，派我做代表，去送幾百元慰問金。二十九年法幣還很管用，幾百元額外收入，對生活大有補助。劉姥姥對戴先生的關懷，總是非常感激的。

劉姥姥始終保持書生風格，看不慣的事情，邪惡不合理，總是口無遮攔，毫無顧忌地直言不隱，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。有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他。

潘其武抬轎子事件

軍統局的人事，一向由戴先生自己主持，別人很少干擾。就是主管人事部門，對人事簽辦意見，提出人選，戴先生也不一定會照准，經常否定，另外提出他認為最佳的人選。還有，軍統局沒有聯名請求的習慣，因為聯名多少帶些聚眾要挾的意味，這種惡風不應存在。可是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初，潘其武發動聯名擁護毛人鳳為主任秘書，擁護成功後，毛又簽請以潘其武為副主任，以為酬勞。

五十七年（一九六八）出版的劉培初所著「浮生掠影集」六十二頁有以下的記載，敘述這件事情的經過。他說：「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春，潘其武兇發起，處長以上的人簽名，向戴先生保他（毛人鳳）為局本部書記長（實係主任秘書，誤記為書記長）。那時我任督察主任之職，但我並未簽名。我說：『用人是戴先生的權力，向他保薦，本局向無此例。』」

毛人鳳先生胸襟狹窄，是一位面帶微笑，而睚眦必報的人。劉培初拒絕簽名，就是表示不擁護他幹主任秘書，已經造成毛劉之間的極深隔閡，而劉培初還不當一回事。最後，兩個人終於鬧翻了，拍着桌子，大吵一架。浮生掠影集第六十九頁寫着：「我因事見毛人鳳同志於秘書室，因督察室須遷出羅家灣一事，與之大起衝突，彼此拍案叫吵。事後，我發出一個電報，向在東南視察的戴先生辭去督察主任與訓練科長兩職。並申明我自行到禁閉室待命，不得批准，誓不出此室。逼得戴笠先生只好照准，并深加安慰。」

劉培初辭職以後，鄭錫麟接任訓練科長，隔了很短時間，由我接任督察室主任。一天，劉姣姣和我閒聊，談到毛人鳳和劉培初吵鬧的事，他對這一擁一簽，潘其武做了副主任秘書，很不服氣。他認為這一擁一簽，是革命精神的墮落，很爲軍統局惋惜。我在想，如果確有設置副主任秘書的必要，按照資歷，也應當是劉啓瑞或徐業道。徐於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由南昌行營調查科合併來的，資歷也很高。現在毛爲報答潘其武發起簽名擁戴之功，捨棄劉徐，而簽潘做副主任，不但劉啓瑞心中不服氣，很多人也有同感。所以，這一擁一簽，事情雖小，影響却很大。

戴先生很重視督察工作，他親口對我說過，督察主任要上打昏君，下打奸臣，把他自己也列入被督察的範圍。可是毛人鳳壓根兒討厭督察工作，沒做了督察室主任，他還是想把督察室趕出羅家灣。好像眼前看不見督察室這個機構，他的精神就舒暢了。他藉口空襲，要督察室離開羅家灣，遷往海關巷。我和劉培初的想法不同，不但不拍案叫吵，而是正中下懷，遠離羅家灣爲妙。後來毛人鳳覺得，發出警報，我在羅家灣時，負責維持秩序，情況要好的多，於是又要督察室遷回羅家灣。我不願意揮之即去，招之再來，拒絕遷回。後來督察室由海關巷遷往大巷子，就是不同羅家灣。

劉啓瑞多年以來，都是担任軍統局祕書兼編製科長的職務，有時也任辦事處主任。戴先生覺得劉啓瑞在軍統局呆了十年，實際上，是無名無利，的確對他很委屈，應當讓他在政治方面有所發展。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答應他去競選第四屆國民參政員，順利當選，七月七日就職。戴先生答應他做參政員，並沒有

答應他從此就和軍統局脫離關係。日本投降以後，在政府尚未全部還都以前，軍統局的南京辦事處非常重要，所以戴先生又要劉啓瑞兼任南京辦事處主任。

夜尋戴先生的骸骨

劉啓瑞以爲既然身爲國民參政員，就不應該再兼軍統局的南京辦事處主任，向戴先生一再堅辭。戴先生的決定，完全基於工作上的需要，認爲他最適當，於是說道：「我看這樣好不好？辦事處仍由你負責，對外行文，用陸軍總部調查室名義。此處雪佛郎轎車，撥給你用，就這樣決定！就這樣決定！」

劉啓瑞不能再推辭，對此事耿耿於懷，所著「貴池劉氏家乘劫餘文存」第四十七頁，曾感慨系之地寫道：「今日思之，猶覺愧悔之至。茫茫人海，師友之間，除戴將軍外，有誰能容我如此放肆耶？」

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二月十二日，戴先生由南京飛北平，人事處長龔仙舫隨行，處理肅奸工作。肅奸工作，平津和京滬同樣重要。因爲平津僞組織和平津漢奸們的重要性，並不下於京滬。所以，戴先生數次北飛，親自處理平津肅奸工作。

劉啓瑞到明故宮飛機場送行，春寒料峭，砭人肌骨。戴先生看見劉啓瑞仍舊穿着重慶的衣服，既舊且破，回過頭，對龔仙舫說道：「仙舫！你看！你們都是嶄新的西裝革履，你們看看啓瑞！你記住，到了上海，要替他做兩套衣服。」

龔仙舫趕緊取出日記本子，問劉啓瑞做怎樣的衣服，準備記下來照辦。

「就照你的身材大小，做兩套中山裝好了。」劉啓瑞沒有考慮，告訴龔仙舫。

飛機在準備起飛，戴先生在登機之前，解開大衣，掏出一把法幣，向劉啓瑞的破大衣口袋一塞，匆匆登上飛機，揮手告別。劉啓瑞回家，一數口袋裏的法幣，十三萬二千元。這時法幣已很貶值，但十三萬究竟不是一個小數目，含有無限的溫暖和人情味。誰知從此一別，竟成永訣。難怪劉啓瑞每一念及，不禁涕泗縱橫。

劉啓瑞記得，三月十七日南京的天氣惡劣萬分，整天雷電交加，濃霧瀰漫。這天夜裏，劉啓瑞正在辦事處處理當天的工作，突然接到上海的長途電話，詢問戴先生的行踪。一會兒又接到重慶拍來的電報，查詢戴先生已否安全抵達南京？

原來這一天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鐘，戴先生由青島乘專機南飛，目的地是上海。因為上海的氣候非常惡劣，飛機不能降落，改飛南京。下午一點零六分，曾電告南京航空委員會電台，已經飛臨南京上空，正準備穿雲下降，以後消息中斷。所以上海、重慶都向劉啓瑞查詢，戴先生已否安全抵達南京。這真是晴天霹靂，劉啓瑞非常焦急，一夜沒有合眼。

第二天，南京辦事處的同志全體出動，在南京附近展開搜索，沒有結果。十九日劉啓瑞和李人士分成兩路出發，繼續找尋。李人士沿京杭國道前進，劉啓瑞偕夫人高東平和同事賈金南，沿京蕪線前進。傍晚

，劉啓瑞一行抵達江寧板橋，已經天昏地暗，在區公所附近，有一位農民指着左側叢山說：「前天下午，有一架飛機在那裏失事。」

走進區公所，有檢獲的手槍兩支，已經燒燬，還有一個圖章，尚可辨認，是龔仙紡的。到此，已證實凶多吉少，於是向叢山搜索前進。板橋距那座山頭，大概有十里左右，道路崎嶇，泥濘難行。雖有火把照明，走起來一步一滑，十分吃力。劉啓瑞由他的太太和賈金南二人左右扶挽，費時兩小時，滑倒幾次，才到達山巔。舉目展望，遺骸橫陳，極爲凌亂，大家忍不住放聲大哭。

除留人守護現場，照顧遺骸，劉啓瑞趕緊折回南京，向重慶和上海電告尋獲失事現場的情形。二十日劉啓瑞偕辦事處的同志，再到現場，將遺體奉迎於南京辦事處。他詢問鄉農，此山何名？始知飛機所撞的山叫做「岱山」。山下有一水潭，老百姓叫做「困龍潭」。「岱」與「戴」同音，「龍」與「農」同音，如此巧合，令人驚異。

安徽救鄉運動前後

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到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三月結束，在此期間，劉啓瑞在南京恢復了大同新聞社南京總社和各地分社，使成爲抗戰勝利後規模較大的民營通訊社。時李品仙任安徽省政府主席，以廣西人主持安徽省政，而又忽視地方人士的意見，種種措施，不爲安徽人所滿意，引起普遍的反感。於是掀起救鄉運

動，從安慶蔓延到南京。幾乎所有在南京的安徽人士，都參加了如火如荼的救鄉運動，劉啓瑞身爲國民黨員，更不能不救鄉，自然追隨安徽的父老兄弟們奔走呼號。因此省政當局把他和方治指爲「救鄉禍首」。

李品仙爲減緩地方人士的反感，消弭救鄉風潮，於改組安徽省政府時，空出教育廳長和建設廳長兩缺，想拉攏劉啓瑞參加省政，於二者之中請他任選一個廳長。有些地方父老聞訊，力勸他接受。

「任何人都可以幹，祇有我不能。」劉啓瑞說：「理由很簡單。以一救鄉禍首出任廳長，則非救鄉，而成自救。無視我個人人格事小，其如安徽省格何？」

劉啓瑞的父親劉汝熙老先生經常勉勵他四句話：「責任以內的事，絲毫不苟；薪水以外的錢，一文不拿。」現在知道他拒絕接受廳長，很高興地對他說：「你能這樣，我就不憂愁了。」

後來選舉行憲後的第一屆立法委員，省政當局表面上表示，非常支持劉啓瑞，實則因爲懷恨他是救鄉禍首，背後盡力破壞。幸好當時劉啓瑞的聲望極隆，地方人士愛護他，不是省政當局能够破壞阻撓的。終於當選爲第一屆立法委員。

大陸沉淪以前，劉啓瑞爲中國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委員兼皖南特派員。曾奔波於皖南二十三縣，從事協調軍民關係，成效很著。惜大局惡化，無力挽回狂瀾。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立法院在廣州舉行第四會期以後，劉啓瑞借其他立法委員，集體來台，維持法統於不墜，在台行使政府的立法權。

劉啓瑞在立法院工作情形，筆名敬園者，曾在暢流半月刊撰文批評：「我也知道他（劉啓瑞）現在官

拜立法委員之職，由於他在立法院歷次會裏，發表了許多議論偉言，議訂了許多大法宏規，對黨國的獻替，人所共聞。又由於我和時相過從的一些皖籍朋友，他們每於談到其故鄉大德碩彥時，便舉推劉啓瑞先生，且交口讚譽。」

「戴雨農將軍對黨國功勳之偉及其遭遇之慘，國人固無不深致敬仰與惋惜之忱。……而啓瑞先生爲了歸死友之骸骨，安英靈於千古，竟不避風雨，不畏艱難，經營始終，如承大祭。這種真摯而永恆的情誼，洵屬難能而可貴。」

安徽聞人許世英對劉啓瑞的批評：「既以雅望，膺選議壇。民視民聽，孰曰違之？應與應革，是吾志也。」

詩人心懷感慨寄意

劉啓瑞一生服膺革命，志節堅貞，是革命志士，其實他也是一位詩人，不過他不以詩來誇耀他自己的才華，而不爲人所知。民國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）我完成「關山煙塵記」初稿，送請他斧正，他看完拙稿，想起軍統局的同志們，八年抗戰，犧牲奮鬥，出生入死往事，很感慨系之地題詩一首：

辛酸述往事，無語話從頭。曠將兩行淚，又向故人流。

區區二十字，寫盡同志們當年爲國家奮鬥的辛酸，充滿感情，戴笠先生說：「我們的光榮歷史是同志

們的汗血淚所造成的」，正是這樣。

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劉啓瑞入川以後，所做的詩，集爲「轉徙集」，經湖北大文豪大詩人周棄子眉批，周棄子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詩人，如果劉啓瑞的詩分量不夠，他絕不會眉批的。文人相敬，可見一斑。入川後，隨着抗戰之艱苦，公教軍人的生活相當困難，他的詩曾說無錢買酒，雖不至窮困到這種地步，艱苦是確實的。又因身體不好，詩中的情緒多半是悲愁的。選錄幾首於後，以明究竟。

轉徙

轉徙窮鄉六七春，客中又見物華新。山頭白雪真如畫，竹裏黃鶯不避人。
斗室時有忘歲月，神州何日靖煙塵。鎖愁濁酒無錢買，一任牢愁托此身。

立春後三日病起遇鄉農閒話

稍喜春來方病起，杖藜力薄復如何？夕陽滿地紅如積，短髮盈梳白更多。
快意詩篇愁裏得，無情歲月夢中過。煩憂本是人生事，千古空傳擊壤歌。

觀內子種菜

幾行瓜豆手親栽，梧柳陰中坐綠苔。世亂村荒無客過，閒門時有好風來。

枕上

潦倒天涯一老傭，有時搖筆氣如虹。平生耳目週遭事，都在深宵苦憶中。

微雪

微雪如霜不壓枝，寒梅正是作花時。水邊林下誰能辨？只有雙雙凍雀知。

詠山桃

今歲春寒花事遲，山桃一樹俯清漪。幽姿寂寂無人見，幾點猩紅欲破時。

苦雨

今歲春光不是春，立春苦雨到春風。慣看薄霧籠朝日，幾見殘陽點暮雲。
蠟屐那容尋舊夢，關門只合歎離羣。無言桃李空垂淚，訴與東皇總未聞。

觀溪水暴漲

滔滔逝者觀如斯，倒海翻江任所之。清濁兩流都是水，出山應記在山時。